

- 洪荒年代
 - [2024/9/5](#)
 - [2024/9/6](#)
 - [2024/9/7](#)
 - [2024/9/10](#)
 - [2024/9/11](#)
 - [2024/9/14](#)

洪荒年代

千载相逢犹旦暮。——苏轼

2024/9/5

曾经有个牧羊者，在涓河畔放牧时丢失了他的一只公羊，那是牧羊人养的最魁梧的羊，它的叫声低沉如水牛，它的静立庄严似古松，它的注视威慈如人父，它是白羊羔中的黑王子，牧羊人视它为他的黑珍珠。走失了之后，牧羊人悲痛万分，他的祖辈都是牧羊者，羊奶是他们的母乳，羊毛是他们的衣袍，羊肉是他们的族宴，羊膻是他们的图腾。他视那个淘尽百年白沙与他邂逅的黑珍珠是他的亲人，第二天夜里，它仍然未回，他想它已经死在了狼爪下，他要杀了一只老羊为亡羊送行，他选了之后，沐浴了这只老羊的瘦骨薄皮为他送行，第三天，他要想祭祀祖先一样祭祀死去的黑羊，就在他要开刀割开老羊的喉咙时的时候，他听到了一声如水牛般的震颤——像一匹骏马的它如天上的云彩一般出现了。可是再度的相逢往往物是人非。它的一条健硕的腿已经断了，它过去如同仙螺般的羊角满是血，它的身子变成了红与黑的涂画，惨忍之状像是刚才被割开喉咙的是它而不是那已经放弃挣扎的老羊，第四天，打猎的人们在林中发现了一幕惨不忍睹的景状，三只已经发臭的，裹满蝇蛆的间白灰身狼，两大一小，其中两只大狼的肚子被戳穿，糜烂的肠脏在不久后就要和大地融为一体，尚在母乳的小狼像硕鼠一样瘫饿死在母狼乳前，脑门血肉可见，第五天，牧羊人把断腿之痛的黑羊沐浴了全身，用刀割开了黑羊的喉咙，为它送了终，将尸身埋在涓河畔草木最繁茂的一隅，把它的精致的羊角取了下来留在了家中供藏了起来。这是燧人坡古老传说，像涓河一样对于百年间新来的燧人坡人来说不知从何源起，或许是原住民的故事，或许是新客人杜撰的故事，又或许是商旅的流言，人们都说大狼死在了黑羊的角刺下，小狼被黑羊踢晕，因母亲丧死，垂命之际仍向已死的母亲求乳，活活饿死。但对于故事的结局，有人说牧羊人杀羊是因为它对拼杀两头狼的黑羊产生了恐惧，有人说牧羊人杀羊的时候泪洗刀案，像丧了儿子一样。有人却又说那只黑羊在夜里角杀了羊圈中的一头羊，它是被那只小狼附身了... 就像涓河

水不知道流向哪片冥海一样，那对羊角成了子虚物，那个牧羊人的后代成了乌有人，不知源处流向了不知尽处，像梦一样。

卯的小拇指就是被狼咬掉的。

小乙张开嘴，卯看着他嘴中破开的两个大血窟窿，舌头上隆起的深红的肉瘤。他觉得小乙的口腔诅咒了他的牙齿变得蛀蚀，牙齿向嘴复仇在吃肉的时候残忍地咬了左边两下，右边一下，并钩住了舌和嘴连接处地薄肉，狠狠的杀出人味的血腥来。卯也相信他手中的薇草有着驱散魔咒的良效，当薇草揉成绿泥的时候，他相信滋养他们和薇的涓夫人会像生育时创造他们的血与肉般化作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他用涓河畔最美丽最剔透的鹅卵石把手中的最嫩绿的薇草细心地磨成泥，用涓河的水和上涓河畔的泥，再用鹅卵石把绿泥和黑泥混在一起，卯用食指粘上一团涂在小乙的嘴上，那能够陷进他食指肚的两个红窟窿变成了黑绿，小乙口里换了颜色，像是夏天在他的秋天的嘴里光顾了一次，卯对他说：“他们会成为你嘴巴的一部分，还会像嫵一样抚摸你的伤。”，小乙嘴疼，唔唔着：“我想看我嘴里面是什么样子”，卯又加上他的大拇指和中指捏了一团药泥，和在手心，擦满了他的整张脸，那白净的皮肤是涓夫人的恩赠，现在它又受着涓夫人滋养。“我现在的脸跟你的嘴一模一样，”卯说，“我到明天天亮洗脸，我会比今天更好看。你的嘴好了之后，牙齿就会变白，还会长齐，再也不会跟嘴恩怨。”可是小乙还是感觉痛，小乙还知道涓夫人也有她治不好的病，卯的小拇指被垂死的狼咬下来后，他也用薇草和河尼做成药泥涂在伤口上，但涓夫人没能像创造他们的心脏和四肢一样创造出他的那一块小骨头。小乙知道自己的伤会自愈，他的嘴曾几次莫名其妙的烂掉，也曾几次被牙齿伤过，但都没有像卯那根小拇指一样再也回不来。小乙看着卯那只残缺一只小拇指的手给他的七天后便会痊愈的嘴治病的时候，小乙的鼻子连着心一块酸了，嘴连着心一块痛了。

涓河自西涓流起于博蒙山，湍湍行于壑间三百里，至于伊谷始见平缓，自郟角向东南缓流，又五十里至于燧坡，生灵繁育，人群居而成落，此落先祖曾居于南山南，颂河故道，会耕织，会营火，会起屋，百余年前天空忽降大雨，颂河漫溢，却没有伤及先祖的根本，只是当日惊雷阵阵，一道雷劈中了先祖们的祭坛，九层之台，毁为累土，先祖们传说当日颂河的鱼纷纷跳上祭坛，像是成了陆兽，挑翻鼎罐架梁。大水退去之后，那祭坛下埋着上百条鱼骨，先祖们说那是他们的父与祖在颂河神的指引下返到了世间，毁了祭坛来指使他们迁土，守牢们决定带部氏族远走，到古燧人取火之地，涓河潺潺流经之畔重新定居下来，三年之后，下游的颂河因淤泥断流，渗入地下，燧坡人故时的家园成了洪泛之区，又因河流消亡，颂河故地已于洪荒结成一片。

2024/9/6

带领燧坡人迁土的有十名长老，领着五个氏，伯唐，尚目，乙田，豆作，陶，上千子民，在故地已繁衍几世，往上已经难以寻根，商都的人南行七日八百里，栉风沐雨可以

到达此地，故地之周无大邑大落，近河谷道路不多，却不远于都，所以受了王化，做祭祀，务耕织，拜信诸农桑河湖土石生灵天时之神，伯唐的祭司长老有通文之灵，他是几十年前伯唐给商都的贡牲，而他幸运地受到了甲骨的祝福，在王化仪式上还没有胡须的他涂了甲骨诅咒之人的血，他接过了王的杖，那是由古老的檀木树干雕琢而成的神器，传说檀木的树干是王的先祖的化身，先王的尸身由檀木筑城的棺封装，他的身体会在无名乡化成千年檀木的一部分，王化的过程要请先祖做见证，黎丁王要把他的庇佑商的神请到大地的各处。在商都的九层台上伯唐涂上了故地的同伴们的血，他们是神的祭品和奴隶，他手中血赭色的杖接过了由虎粪点燃的烈火，将奴隶们和神杖一样颜色的尸体一一点燃，一同成为灰烬的还有那片被神承认的未开裂甲骨，“司杖，伯唐也”。

火燃烧着，那把檀木杖只在流火中更加亮，热浪鼓出了檀香，四溢在血腥之中。

就这样他被名为司，伯唐氏，虞姓，他在商都的祭礼学中学会了文字，学会了神礼，学会了敬仰神，四十年后他留着一缕白须，冠神羊帽以主祭的身份回到了颂河故地，他主持修葺了祭坛，他让陶氏造出一个可以装的下一个人的陶簋，他用颂河畔产的青与赤来描上商和颂的图腾以及最神圣的祝文，他受了王化，成为了第一名从都城来的祭司，但是他从不用商的人祭，在他童贞的时候他以人的本性抗拒了但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人的血腥，就这样神也无法夺走他的这种抗拒的本能，他在第二年之中东风初送暖，北斗柄指寅，颂河畔地上有第一点绿的日子时进行了他的第一场祭祀，他用了一头猪和装满五个陶罐的五谷，他用黍米水洗了头，用粱的汤洗了手，冠以神羊帽，用涂了自己血的檀木杖击打着神鼓，颂唱着献给雨神谷神万物神的祝词。那是颂河人见过的最像神的人，他们对这位主祭长老由心的崇拜，也虔诚地敬仰着来年要给予他们庇佑地诸神。

颂河神从他们传说都到不了地年代养育着他们，直到那年的大水带走了他们的祭坛，神抛弃了他们，伯唐司见鱼的怪状便宣告了迁土的决定，他只是知道有蹊跷，编出了先祖降界的故事，利用他神的代言人的形象鼓动了颂河子民，举族南迁，他不仅完成了王化，还救了颂河一方的子民，现在的燧人坡流传着他的传说，陶氏的工匠将他的肖像制成图腾刻在华美祭具外侧，祭司们传承着他从商都九死一生带来的颂词，击鼓，以及沾满无数血的檀木杖。

2024/9/7

小乙看着卯，卯说他明天会比今天变得更好看，越想越觉得卯说的有趣，他们自从迁居到燧人坡已经一百多年没变了，流传下来的故事仍然是一百多年前便已经在流传的故事，这里的人都没变，他为什么一天就变了。只是在现在云已经不是小乙咬到嘴时的模样，鸠和燕子在他们眼前不见影地飞过了好几回，现在都回到了南地的巢中，这是一团滚滚而来的黑云，空气像小乙第一次看祭祀和葬下他的爷爷的时候那样沉重。“我们走吧，要不你明天就不用洗脸了。”

小乙没见过车，他听说商都的王有千乘的车，有些车有两层屋高，商王是坐着那个屋子出行的，有的车要几十个像他父亲的人一块拉，而商王有一千辆这个小乙从来没数过的数的车。小乙指着天说：“商的王要坐他的千乘来了。”这年小乙十岁，卯十四岁，那是他们长大到现在见过的最大的一场雨，也是他们这年被淋到了最大的雨，他们刚开始跑，天就向他们倾泻了箭一样的雨滴，小乙说商王在向他们扔石子，但是卯听不清，他们就只顾往他们的巢跑，比鸠和燕子飞的还快。

商都往南，过康，宪已经一百余里，此路须在宪地经大河，大河东望，茫茫百里不尽头，大河西望，绵绵群岭拥天涯，宪地东去便无群山，一马平川，要么有万人的大邑，要么是未垦的洪荒，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先王黎丁要他的信仰的神让平原上无论是邑落还是洪荒的所有生灵都信仰着，崇拜着，祭祀着，他制定了一个他的先王未曾想过的传教计划，他要各方水土送来叫做贡牲的孩童，他用祭祀来选出被神祝福的人和被神叫去做童仆的人，在商都巨大的鼎中，灰烬中多了许多孩童的骨和血，他砍下远南云梦泽养育的一棵像龙一样的檀树，他在得知那棵树后用了派了一百多名奴隶去砍伐这棵树，然后又派了两千名奴隶去运送这棵树的树干，枝杈，树根，用了他生命的八分之一 五年的时间来把他先祖的躯干运到他的眼前，然后他把这些奴隶全都绞杀了，切下他们的中指堆成山在鼎中和檀木的大部分化作灰烬，那日的檀香香透了整个商都。奴隶剩余的尸体在黎丁王墓旁的五个大坑中被掩埋成为来世他的仆人，而这颗千年古檀的剩余的躯干被商都最优秀的木匠用黎丁的生命又十分之一的时间做成了一百件神器，分给前来贡牲的一百方水土，无论是监工还是奴隶都没人知道古檀的树干上究竟被岁月刻下了多少年轮，因为没人数过那样的数，他们向王的相说了古树的年龄和王的车乘一样多，相对王说古树的年龄和王的子民一样多，王的占卜告诉王他们都在说谎，于是黎丁将他们的中指割了下来，但是王不想让他们和来世的自己相遇于是便没有让他们去陪葬，他们变成了新的奴隶。

“相，真也，疑也”的甲骨裂了。

2024/9/10

燧人坡下了一场大雨，年轻的坡人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雨，老年的坡人说这场雨跟当年迁土之水一样大，小乙和卯回到屋中，他们有着不怕着凉的年轻，他们就在门前看着这场雨，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景象，一边下着打疼人的瓢泼，一边出着雨雾中夹杂的太阳，阳光照着积下来的水潭和纷纷的雨滴，雨来时树林呼啸的风消失在了森罗中，小乙望着天还想着商王，商王是小乙相信的唯一的，只是因为相比于其他的诸神有着存在于这现实中的神力，他想着商王唤出了老人说的金乌破了云，气势汹汹地给了人间洗净。卯还想着涓夫人，涓河在远方流着，善良的涓夫人没有因为大雨而动了怒，仍旧在鸟兽归巢的林间，万象剔透的山间，阡陌屋舍的人间，善良地起着浪花滚滚向前。然而

涓夫人和商王给了他们一个惊喜，不知道哪一刻小乙机灵的眼睛望见了东边的彩虹，“天空的美人虹，七色桥！”小乙说罢，嘴的大动作便唤起了伤痛，疼得他刚想伸出指彩虹的手捂住了嘴。卯说那是东边的蜈蚣，那是天神给人的彩蘑菇，昭告着人间的男女有大无信的婚配，用手指那云雨和日光交合映成的彩带就会中邪气。小乙没伸出去手，但是听到卯的说法后悸动到了心口，他的手粘在了嘴上，他看着商王在天空下给他的荒诞的惊喜，像是偷吃了东西看着自己的父亲一样。

卯到了找女孩的年纪了，他看到了东边的蜈蚣，他想到了自己要像父母一样结对，像田里依在草上的蚂蚱一样相拥。他在燧人坡见到过漂亮的女子，十三四的同龄娉娉袅袅静女其变，他见到过燧人坡见到过春天涓夫人养育的白蘋和兰花，见过夏天涓夫人招引来的鹤凫萃于萍芙之间，见过秋天火红的渲染，见过冬天梨花一样雪的堆砌，他觉得他看到的涓夫人养育的姑娘跟涓夫人的画一样美丽。他也见到过漂亮的新妇和一点也不入他眼的郎君定了终生的线缘，身为男人的他起了嫉妒之心，在某个他已经将他的嫉妒之心完全遗忘的夜里，他从田间劳作完，什么都没想地入睡后，他梦见了自己和他看到的新妇生活在一起，那名看着不顺眼的新郎成了路上偶遇的陌生人。他惊醒了，年少的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如此想要爱情，看到涓夫人养育的香芷繁芳，便想着采下来送给自己意中的那位绰约仙子，摘下百合塞进伊人的胭脂唇中，折下柳条编成花环戴在窈窕的秀发上。他沉浸在他的意中，刚才是幻想的乐意，现在又是一无所有的失意。雨已经小了，温柔的涓夫人仍旧在在蛙鸣如鼓的林间，夜鸱凄号的山间，理想难求的人间，温柔的漾起涟漪向前流着。

2024/9/11

商都是老城了，在伯唐司的年代商都还是新城，商人伐北，羌笛声碎，北方的土著被商的车和戟粉碎，不臣服的异族将要在商的图腾上留下血红色，商为了便于启动他的青铜机器，远迁王室至北，过黄河，行两百里，一世而立城邦，都城气象用了三十年重焕于平原上，伯唐司入商时，年仅十三，身伴着二十几名同伴，有商的使者，有颂河的长老，有同龄的乡童，由颂河故地的田园牧歌到了这万邦朝会之地，心中颇为震撼，第一次见到这乔木还高的城郭，第一次见到琳琅满目的市集，第一次见到炉火纯青的冶铜，城郭之外是比燧人坡十里聚落还广阔的田地，青苗浅长，染在平原之上，绿了云下，矮了林前。还有百步宽阔的大路，时而有牛拖曳着装饰着碧石流苏的华车在旁经过，还有伯唐在传闻中听到过千年古树中破出，用白玉做牙齿的巨兽——象踩踏过夯实的路面，震颤着伯唐的身体和心，还有路道旁还有中央大道远处隐在云和氤氲中睥睨王都的辞天降凡的昏宫，那是黎丁王指派异族的一万名俘虏，五千名商的子民用三年时间任劳任怨修建而成的木和石血和骨的艺术。大道之旁，祭祀之地更是伯唐所未见的，深坑俨然，社火四起，紫烟袅袅，白头散发乃司祭者，冠羽帽，执黑木，披葛巾，静立时若神离，舞蹈时若鬼附，铜鼎如山，谷满簋罐，一丝不挂三四人受跪于地，操戈者刺入喉后脑勺处死人牲，抛尸于坑，惨叫凄厉，血腥漫溢，伯唐司不敢看闭上眼，不敢听，捂上

耳，还是能听见隐约，闻起来恶心，五官驱着双腿走，却被大人叫住停下，伯唐司渐渐知道，他们这场违心的远行，朝的不是这繁华的商都，而是木立的铜鼎和翻滚的阴云下生死的宴请。

2024/9/14

伯唐站在王——名为黎丁的身后，王是商都和王土的最高祭司，他要亲自主持这次的献祭和对颂河地的王化——将商族的风俗和文字推广到各方水土，如若这几个孩童未到商都，商王便会指派青铜的武装铲平与他素不相识却包有深仇大恨的颂河地，这种暴力来自于王的自负，或者说自恋，王必须绝对的自恋并且拥有铲平反抗甚至只是反感他这种自恋的暴力，才能拥有他一生中唯一真实拥有的东西——王权。王的脸上涂上了商族人世代传承的玄鸟图腾，古松脂烧成的墨勾出了鸟首和鸟尾弯在王的眉宇上，浓黑的鸟肚和鸟翼描按在王的鼻梁至唇沟上，年轻的黎丁王亲手杀死大河产的不老龟，白头巫取下龟甲，用青铜钻凿甲骨，于火坑中烧灼。和伯唐一起随从的有八名同龄，共九个懵懂孩童见证了这段神秘甚至略显滑稽的神舞。

“庚辰卜，伋贞：孰司杖？王占曰：颂河伯唐也”

刺死，像初次见到的人祭一样，童的尖音，没死的人看不见了，听不见了，闻得到，闻到血泊，闻到了惨叫，闻到了死生。

伯唐转向可以操纵一切的人：商王，那位自恋的神，伯唐希望王像父亲一样，笑着对着自己，这样伯唐就能看见他，王的脸却像面具一样，圆睁，厉色。伯唐只能什么都不看，放弃了自己才能找回自己。他违心地来到了商都，违心地做了白头巫，伋的言传弟子，那年白发人只有三十岁，伯唐发现祭司和他一样抛弃了自我，伋少年时也只是平民子弟，却被选中去违心地继承前人巫的衣钵。在之后的四十年他给伯唐教授文字，讲述了玄鸟与商的传说，让伯唐阅历了坟典之籍，把伯唐引入到神和人对话的牵线场中。在这个洪荒年代中，人每每游历一方洪荒之土就像换了一次人生过，伯唐本来只有在商都九年的寿命，但是在第八年，黎丁王——一生只拥有王权的自恋的人，甚至连商都没有踏出过的人，在商都四十岁的寿命止于无人知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食用用王权得到的奇物，可能是涂抹用王权得到的灵媒，可能是因为王权带来的反抗和嫉妒，总之他的弟弟元丙上位了，二十岁的他是黎丁王在世时的唯一弟弟，元丙继承了黎丁的昏宫和商都，但是改革了让他感到不安的王化地方政策，伯唐被征用为商都的巫，掌祭王事，伯唐又违心地留在了商都，八年前懵懂的他成熟地放弃了自我，以为九年后他能从着繁华泣血地商都回到他田园牧歌的前世和自我，而八年后他的精神再次死亡了，这次死亡是因为如约而至的重生没有到来。在年年岁岁中，在商都中央宫殿区秋天满地落叶被神装饰在夏天的树上的一次次轮回中，他重复着师父的前半生，像那只不老龟一样年年不变。他唯一的朋友就是他的师父，有一次在扫落叶的时候他们看着彼此，伋对伯唐说：

“你的面容像水一样干枯了”，一边注视着黑发拉出的白丝，伯唐对说：“你的面容像河床一样龟裂了，你身上唯一不老的就是你从年少就长出来的白头。”伋说到：“听说人老之后的头发跟少白头不一样，人越老，头发越亮。但是我每天看，我看不出来变化。你以后帮我比较。”垂老的两位神媒，吹着垂老的秋风，想着那垂老的记忆，忘记了那些诸神，紧紧地抱在了一起，流下了垂老的泪。伋活到了七十岁——超过了那个洪荒年代的大部分人游历洪荒的时间，七十岁那年他瘦成一副骨架，披着理所应当的白发，献祭了可能上万名游历人间没有他时间长的人，最后伋没有像其他祭司一样以献祭自己送走自己的生命，这多亏了元丙的改革，最后伋在祭司住处的床上被七十岁断了气，四十年的师徒一场，岁月如梭，白首相见拟奈何，聚散之后伯唐也换了白头，伯唐是发现伋死的人，两人同住一屋两间，当时只看见昏昏暗暗的房间里闪着一团白金似的发，他又看了看自己的白发，伤慨道：“公的白发也老了啊。”